

在他乡过年

李 晓

鸡年正月初三，马耳坡上薄雾袅袅，风来回吹动，像是在喊人。喊谁呢，还不是在喊我们这些回老家看看的游子么？我还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马耳坡的游子，这是因为我与故乡的脐带，还没有脱落。

中午，我在远房亲戚赵大爷家吃了一顿好菜好饭，是大爷在柴火灶里炖的腊猪蹄，大锅里浮动的腊肉味，香透了整个院子。这个早被杂草包围的院子，我统计了一下，以前生活了六十多个人，而今住在院子里的乡人，还有八九个了。晚上在大爷家睡觉，黑漆漆的夜里，听见大爷的鼾声，擂鼓一般响亮。大爷在柴火灶前，他佝偻的瘦小影子，在熊熊灶火中，如皮影一样跳跃浮现在斑驳的老墙上，这是守护一个村庄最后的影子。

这些年，我那衰落的村庄，在天风凛冽中，如我中年男人枕边的落发簌簌。而我想独自唤起儿时村子里的年味，也在浩浩天

风中吹散了。

或许，是执著于对春节年味的寻找，我决定和家人一起，应在三亚买房的朋友之邀，去那里过年。

正月初三下午，我站在马耳坡上，向刺骨寒风薄雾中如幻象的村子鞠了一个躬，算是道别。乘高铁，穿过故乡群山深处一个接一个的隧道，到达重庆，再乘机到三亚。

飞临三亚上空，海边之城在深夜里还是灯火璀璨。真是冰火两重天，一股夜里仍未消散的热浪在椰风中包围了全身。迅速换上了夏装，与接机的朋友驱车赶往三亚清水湾。

我第一次来三亚，还是1998年春天，正值海南建省十周年，岛上庆祝的热浪滚滚。时隔十九年，当年一顿可以喝上一斤白酒的豪情男人，而今饮了三两白酒就如云中漫步了。但三亚的海潮，偶尔还在我的枕边起落。这次来三亚过年，或许也是一份发酵多年的旧日情愫复燃。

清水湾，这多像一个我故土村子里的地名，我对它已经萌发了亲切之感。这是三亚陵水县海边开发的一个小区，林木簇拥，天光如洗，尤其是高大的椰子树，在风中哗啦啦响，也如巨大手掌拍手欢迎各地游客来此过年。

正月初四中午，在朋友的别墅房里，吃到了一大桌川味家常菜：腊肉香肠、豆花、糖醋排骨、红烧牛肉……当然少不了最新鲜的海鲜。这些食物，在与故乡城市相隔几千公里的天涯海角，让酒后微醺的我，如钥匙一样打开了老家村子里浸透了岁月包浆的老门。为什么，让我在异乡，才找到了久违的年味，而让我回到老家村子里过年，反倒如一场幻觉。我似乎明白，一个人与自己的故乡，需要一道灵魂的海峡，深情地瞭望。

正月初五下午，阳光如瀑布洒落的清水湾，突然铅云低垂海面，大风掀动，如一个诗人所云，海水仿若要倒扣下来。风与水搏，海水壁立，如银墙然，这是谁说的，我忘了，但

终于让我与描述的这景象相遇了。在生命浩渺的江湖，我们总有何处不相逢的人生。

在清水湾细若面粉的白色沙滩上，我看见一个白发老者，他面对大风中的海水滔天，嘴角嗫嚅着。我坐下来，同老人闲聊起来。老人姓关，来自吉林长春，两个月前就同老伴儿来到三亚过冬了。老人咂咂嘴唇说，他昨天去外面吃了一顿东北饺子，可那味儿啊，还不是地道家乡的味道。老人告诉我，后天，也就是正月初七，大儿子就要来接他们回长春过年了，这春节啊，得到正月十五。过春节，不就是和家人人在一起团团圆圆，吃上一口家乡菜么？老人对我感慨说。

我在海边给村子里的赵大爷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大爷啊，过两天我就回来，还回您那里看看。”

电话那边，似乎风很大，大爷的声音有些颤抖：“要得……要得，还有一个腊猪脚，都给你留着呢。”

大爷的话，让我在三亚黄昏海面的落日中，猛地抱住一棵椰树，如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，一股暖流漫遍了全身。马耳坡的微弱灯火，你依然在那里照亮我回家。天涯海角的年，我在这里也终于找到了，那失散多年的年味。



春如梦

白英 摄

茶 耳

黄三物

茶耳？没听说过。

但我吃过，吃过很多。相信上了一定年纪的农村人，都吃过。当然，前提是他们那里有茶树——油茶树。如果春来得早，农历正月间，至迟二月间，在和煦的阳光的调养下，油茶树枝尖上的嫩芽就渐渐舒展成嫩叶，有成人的指肚大了，橙红的颜色，水灵灵而又厚嘟嘟的；但风云突变，北风会拽着冬天的尾巴回来，于是油茶树尖上有些嫩生生水灵灵的叶子，就被冻肿了，由橙红衍变成萝卜一样的白色，由嫩生生水灵灵蝶变成肉嘟嘟厚笃笃了，有人的耳垂那么厚。那就是茶耳。人的耳朵是容易冻肿的，把那冻肿的油茶叶拟为茶耳，是很生动传神的。

与人的耳朵不同的是，茶耳可以吃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吃茶耳的情景。那天早晨，我们村里的一班丫头妹子到山上看牛，一个大我几岁的堂姐对我说，看看茶耳了么。不一会，她就招手要我去，我走到她身边，她指着一枝茶树尖上的厚嘟嘟的叶子说，这就是茶耳，你摘一块吃，看甜不甜。我就摘下一片，放在口里含着，说，不甜。她说，你还没有嚼——要嚼啊。我就嚼。果然甜，一种脆嫩的甜，但还有点涩。她又摘了一片给我，说这一片更甜。果然是的。她给我摘的，比我自己摘的白，我自己摘的还没有脱去橙色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知道，什么是茶耳，什么时节有茶耳。

我们还找到吃茶耳的调味品。春天的枞树叶上，能分泌出“枞树糖”，那些糖或湿津津地把几根枞针粘在一起，或珠子一样悬在枞叶尖上，摇摇欲坠而很难

坠下。我们把茶耳放在那样的枞针上又粘又刮，让茶耳变成糖耳。当然好吃多了，茶耳的涩味成了小数点以后的几位数，被忽略了——我们已学了小数。

讲起学小数，我又联想到和茶耳有关的一位算术老师。算术老师是个年轻的女老师，姓刘，刚从师范毕业，不远一百二十里，来到我们那样的偏僻山区的初级小学教书，也真难为了她。一天，我的同桌上算术课的时候，从课桌的抽屉里掏出茶耳吃，被那位女老师发现了，把他那用桐叶包着的茶耳没收了。下课后刘老师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批评他，又问他吃的东西是什么。他说是茶耳，并讲了茶耳的有关知识。刘老师说，真的是树叶冻成的？他说嗯。真的可以吃？他说嗯。真的是甜的？他说嗯。又加一句，不信你吃一片。刘老师又教育了他一番，就要他回到教室去，并要他把茶耳拿走，他说，老师，送给你，——没弄脏的。你要是觉得好吃，明天早晨可以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去摘，我们也在哪里看牛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果然在学校后面的山上等到刘老师。刘老师穿着红花衣，特漂亮，脸庞也冻得绯红，耳朵是不是冻肿了，不知道，是被头发遮住的。这个喊，刘老师，到这里来，这里茶耳多；那个喊，刘老师，到这里来，这里枞叶糖多。那天早晨的茶耳，特别好吃，不粘枞针糖，也好吃。她下山回学校的时候，我们一人送她一桐叶包茶耳，她笑着说，我哪吃得这么多啊！

多年以后，在县城，我到看望刘老师。她削苹果给我吃。讲起好吃的水果，刘老师说，回想起来，觉得最好吃的，还是你们那里的茶耳。

闹市有幽兰

张 叶

城市中总是很难找到几家兼修拉链的裁缝店，曾有一次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，结果只为了换一条拉链，店主却整整耗费了两个月才将衣服还给我。以至于后来我拉链坏了我都没有勇气去修。

后来因风衣需要换拉链，经同事介绍，我怀着试试看的念头去了那家“小兰成衣店”，想必店主就叫小兰。店主人是个矮小的女子，她笑着迎出来，我看到她的腿一瘸一拐。环顾她的小店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布料和成衣，不时有主顾来取衣服。我那件风衣是长款，需要一针一针拆除原来的拉链还不能弄坏了衣服，然后再轧进去一条新拉链，看她手边的活儿也一堆，真不知道她如何按时完成。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犹疑，笑着告诉我，说明天下午四点可以来取。我简直不敢置信：“没

说错吧？！”

第二天下午二点多，我没抱多大希望地去了“小兰成衣店”，一看心便凉了半截：她不在，只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在那里抱着孩子晃。没想到不等我开口他便先说道：“来拿换拉链的衣服的吧？早弄好了，我给你拿。”风衣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里。我打开了看看，新换的拉链与衣服浑然天成合为一体，严丝合缝的针脚看不出任何破绽。“真快！”“真好！”我连声赞叹。小伙子回答说：“必须的，昨晚我爱人忙到九点多才给你弄完，她就这个性，答应人家的事，不吃不喝也得做完。”原来他是“小兰”的老公，我心里不由又是一阵诧异：“小兰”身材矮小，相貌平平还残疾，而她的丈夫却文质彬彬一表人才，奇事。

回去之后，我便将小兰成衣店介绍给了其他邻居和朋友，去

过她家的人都和我一样赞不绝口，而我一来二去也和小兰成了熟人。从聊天中得知，她的腿是小时候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，她的老公曾是她弟弟的英语家教，后来被她的心灵手巧和乐观打动，主动追求的她。“你看”，她让我看店门后面挂的一幅毛笔字，是颜体行书，写的是韦应物诗句“独怜幽兰涧边生”。我会心一笑：他是他心中的兰。她的老公这时笑着插话道：“她特别善良，又爱笑，谁和她在一起都会觉得特别开心！”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累是累点，但一家人在一起很快乐。

她真像是平凡世界里一朵清新的兰花呵。一个心灵手巧、善良守信又爱笑的人，凡俗中遇见便是幸运，“谁和她在一起都会觉得特别开心”，我记住了这句话，也真心希望自己也能做个那样的人。